

深情的追思会



追忆胡家元同学

孙隆英 86届

在同学群听闻家元同学去世的消息，久久没有缓过神来，太意外了，怎么可能？明明前几日才在同学的朋友圈看到他的点赞。眼前总是浮现他友善温暖的笑容.....

我和家元的联系其实并不多，但贯穿始终的都是他的友爱和周到。初中同班三年，我已经想不起更多特殊的细节，高中三年又因为不同班儿没有太多交集，我们的联系竟然始于毕业后。我因为读厦门大学，毕业后留在厦门，由于不善于维系同学关系（异地也是原因），除了和为数不多的高中闺蜜有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外，几乎游离于同学圈外，而家元是仅有几个见过面的男同学。但凡出差到厦门，他都会联系我，依然那么亲切热情，仿佛从来没有时间的阻断。我们聊过去的旧时光，聊孩子的学习和未来，那情景历历在目。

他是那么周到：每一次抵厦都是第一时间联系，给我充分的时间选择，有时还亲自到办公室找我叙旧，我们聊各自的职业，聊孩子的成长和未来的规划，他告诉我同学的消息老师的现状，他是那样侃侃而谈而积极阳光，每一次短暂的相聚都带来长时的快乐。

他是那样细心周到。每每看到厦大的消息，看到厦门的疫情，看到我朋友圈发的焦虑，他都会发消息给我回应和鼓励，让我觉得虽然远隔千里万里，仍有朋友在关注关心，心里充满暖意。

他是那样念旧而用心。有一次他突然发了一个关于上海山阴路的短文链接，我顿时感受到他的诚意，山阴路是我家的地址，他居然记得.....当我问他是不是宁波人的时候，他又关心我女儿的学校宁波诺丁汉大学以及干少波同学在宁波，他总是在不经意间让对方感受到他的真诚。

此时，我觉得文字是无力的，无法表达我的情绪。和家元同学的交集真的太有限了，但他就像一束温暖的光，始终照亮着。好人一生平安，愿家元同学一路走好。感谢参加追思会的同学代表我们送他最后一程。

怀念

陈华 86届

各位亲友，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追思我们的好朋友胡家元。

我和家元是初中同班同学，可以说我们一起度过了少年最快乐的时光。家元给我留下的印象一直是非常热心肠、乐于助人。

我还记得初二那年，应该是 1982 年左右吧，当时我们都是十三、四岁的年纪吧。当时我们五十一中学组织春游，去了上海的康健公园。

康健公园的特色，是公园里有湖可以划船，我们一个班分成几组，挤在几条小船上欢乐地荡漾在湖面。我和几个好朋友坐一条船，因为当时可以划船的地方并不多，我们玩耍嬉闹，渐渐的就没有了顾忌，当时我的书包边有一把折叠伞，眼见着在玩闹中，小船一歪，不小心把伞掉进了水里。在 80 年代初，那种折叠伞要十几块钱一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值钱的物件。我非常着急，拼命想把伞捞上来，但湖水太浑浊，根本看不到底。

这时，家元闻讯赶来，二话不说，让其他同学先上岸，他上了我们的小船，用船桨在我掉伞的地方反复张望、试探、挖捞，兜来兜去，反复捞了很久，可惜最终还是没有成功把伞捞上来。

我看得出来家元下了很大功夫，坚持到公园打烊我们都得回去为止。虽然那天我的伞还是没捞回来，但是家元还是反复安慰我，回家就和家长直说，大家捞了很久，也没有捞起来，但已经尽力了。

后来，我们初二的班主任张庆英老师，还特意表扬了家元，并且让我写了一篇小作文，详细讲述家元热心帮助同学的事迹。张老师把我的作文贴在了学校的公告栏上。我记得家元看到作文的时候，还有些不好意思，但同学们都夸他是个热心肠的好同学。

时光飞逝，我们离开母校步入社会许多年后，在 2014 年的校友大聚会上又一次重逢。随后在 2018 年的冬天，我们又联系上了当年的班主任，张庆英老师，当时我们初中的班长，组织了一次难得的聚会，地点在上海。那次聚会，去了不少同学，照片如下（由张庆英老师提供）



当时，久别重逢，大家都谈起了当年的校园点点滴滴。家元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大方，兴致勃勃地和我们叙旧，回忆起少年时读书的趣事，说说现在工作中的插曲。

前几年因为疫情，上海的校友们的互动也只限于校友群。后来知道家元一家去了美国，但是在校友群的互动中，也时不时的知道他的消息。

本以为今年，大家可以在位育中学 80 周年校庆时，可能会有机会可以再相聚，家元还提醒大家，上次聚会都已经是 10 年前的事了，我当时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快，家元还特地艾特我说，“时间都去哪啦？”

我们总想着后面有的是机会再聚，谁知家元因病突然离世，让我们无比惋惜，也令这次相聚充满了沉重的哀思。

家元给我的印象永远是乐观豁达、热心助人的好朋友。他那份真诚善良的美德，会激励我们继续传递下去。虽然他已离开我们，但我们的友谊和他的善举将永远镌刻在我们心中。这份友谊是时光无法磨灭的珍贵财富。

我们还是
十几岁的少年吗
你会慢慢的跟上吗
像那时长长的暑假
沿着长长的梧桐树荫
我们在蝉声里喧哗
跳水池的蓝色印证着天空
而你轻声呼唤着等等我
声音随微风
从黑石公寓的露台下
滑过
如果是春游
如果我故意摇晃
银锄湖的木船
你会安静的坐着
神情不屑一顾
如果放学后
我们去看普希金铜像
夕阳里有人背诵着
再别康桥
你静静的听，若有所思
那一年
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吉他
在无数的乱弹之后
你抱起琴
无意中摆出了
最标准的演奏姿势
在以后的岁月里
我们都分别唱了很多首歌
可是从来
没能听到你的歌声
而我们初中时那个小小的乐队组合的约定
你我都忘了吧
只是多年以后
我们在河边的小酒吧里
听着 90 后演绎刘文正的歌曲
抵足长谈
你在一如既往
云淡风轻的笑容里
不经意透出一丝忧郁
那时
我真的惶恐了
今年
又一个夏季
我们

只是走在不同的复兴路上
我们
只是走在不同的梧桐树下
你会跟上来的
就如同我们一起走过的
四十年
可是这一次的回首
居然没有看到你
从容的身影
从正午的烈日
到夕阳西下
你不再出现
瞬间我明白了
你选择了
不再跟上
只是再也没有了机会
去问一次你的心思和原因
我知道了
我不必再等了
我不必再寻找来时的路了
转过身
我真的泪流满脸
但清晨再起的时候
我们都继续前行吧
只是往后余生
你要等我了
下一次
在另一个世界见面的时候
我知道
你不会像我们一样的不耐烦
不会像我们一样的抱怨
你会微笑着说
你终于来了

悼忆家元

劳力 86届

周末本该是阳光灿烂心情愉悦的时光，可是2023年8月12日的这个周末，却因为家元的突然离去让我们悲伤不已，虽然上海的阳光依旧灿烂。

当年家元用宁波话在班级联欢会上表演段子好像才过了没多久，一个月前他还和我在微信上聊到这事，他说「宁波话的确有魅力，石骨铁硬」；当年在学农的田埂地头他模仿醉汉的演绎，让我们几个偷偷喝了酒的人以为他才是真的喝高了，而其实他当时既未饮酒平时也不贪杯；当年在丁家弄他小小的房间里，

他说到祖父爱好雪茄烟时，眼里放射出兴奋的光，多年后我们站在黄浦江畔的露台上，各持一支雪茄神聊，他依然是那么活跃，是的，在我们戒烟之前。想不到，那么充满热情、那么热爱生活的家元，这样匆匆地来不及说一声再见就离开了我们。

其实，我们已经很久不见，几年的疫情阻断了相聚。我们只能时不时线上聊几句。30多年前他对我说过『鲁迅是我的精神导师』，前两年他感叹『鲁迅的作品正在被遗忘，今天的老师讲解鲁迅，与当初我们的老师有差距』；30多年前在红楼图书馆，我们一起参加和组织了五十一中学文学社，一道读书、讨论、练笔、编刊，前2年他来信提到当时喜欢的戴望舒、雨巷，还有图书馆的朱老师，他说『年龄稍长对于文学和历史愈加喜欢，不是简单怀旧，是更进一步的理解。保持对经典的敬畏和对创新的兴趣，思想就满足了』；30多年前他是有热血有理想的文艺青年，行至中年，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他依然热诚，依然本真，又更多了一份成熟。

家元的成熟源自他的经历，他很早就加入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事金融工作，成绩斐然，记得二十多年前我曾遇到他的一个老领导，提起家元的印象就是『胡家元是我们的优秀青年骨干，担任公司的团委书记』。他后来到诺亚从事财富管理，分管浙江地区，要熟悉和管理多种门类的业务，平衡各方利益诉求，与各种类型的人士打交道，奔波在上海、杭州、温州、宁波、绍兴等各地之间，殊为不易。所以我们的同学大群由他担任群主真是非常合适的，他的 warm-heart, 他的 moderate, 他的 considerate, 是我们的同学群能坚持到现在的重要原因，不能想象失去了这样的群主，我们的大群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终究是人到中年，从疫情前的几年与家元的见面以及疫情中与他的线上交流中，也时时听到他的无奈和身体健康的重负：客户难搞、公司压力大、腰椎间盘突出问题……近几年他在北美，由微信的文字看来，心态还是蛮乐观的，日前由西部而前往纽约这座与他的故乡上海最近似的北美大城探亲访友，本是题中应有之意，怎料病势如此凶险！

安息吧，家元！我们的同窗之谊，缘起不散！

《悼家元》

朱旭东 86届

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

今年6月份我感染了第二次新冠，导致心脏衰竭住院治疗。

在病房里住了14天，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

那时候，胡家元同学还在美西，我们微信聊天时，他安慰我说：

兄弟，放心治疗，我前两年血管也开了个刀，现在恢复得也不错啊，别胡思乱想，要相信现代医学技术……明天会更好！

家元同学就是这样一个乐观豁达的兄弟，有他在，你就会觉得一切都会好。

我们五十一中学有个 86 届同学的大群，还有各个初中高中的班级小群。大群目前有 119 人，其中接近 1/3 的同学在国外，群主就是胡家元同学。

家元同学能做群主，是我们大家民主推选出来的，就是因为他与生俱来的和蔼可亲 and 包容度为我们所有人所折服。

家元从初中到高中，就是我心目中的三好学生，读书做事非常稳重，似乎比我们都早熟。

高中毕业后的第一次重逢是在 90 年代末，就在复兴中路母校门口，偶遇了家元同学。

他应该是下班回家，那时候他在中国人保上班，已经是国企的团委书记了。当时，我也刚刚辞职创业，我们聊了聊各自的工作状况，他流露出对于体制外像我们这样为自己干活的羡慕，我和他开玩笑说：我们这是自由潇洒得很无助，哪像你们国企旱涝保收一点没风险。

我一直认为以他的性格，就适合在国营单位工作，完全可以做到相当一级的国家干部。

后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络。有一天，家元同学打电话和我说：兄弟，我也下海了，从人保离职去诺亚财富了。

那时候，诺亚财富是中国最大的第三方私人投资理财服务公司，刚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正在全国扩张。我恭喜他：诺亚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稳重安全放心啊。

稳重，放心，这就是胡家元同学的标签。他在诺亚公司一路升迁，做到大区负责人并分管投资产品售后服务。因为诺亚和我们易居的合作关系，我和家元一直有碰头，工作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和矛盾，他都很淡定，用他的宁波话告诉我就是：兄弟伐要急，总归有办法解决额。

后来就是口罩时代了，他去了美国旧金山。

一去就是三年多。

更没想到的是，这一去，竟然是他和我们的永别！

上个月底，我们上海的同学还在聚会，商议今年 80 周年母校庆祝团聚的事情，微信中你说今年要回来一起聚的。

上几周我们还约定等依回上海后，一起去阳澄湖吃大闸蟹的。

家元说他得先去趟纽约。

我说好，纽约同学也多，你们先聚，我们在上海恭候啊！

可天不遂人愿，你竟然不幸在纽约病逝了。

呜呼哀哉！

家元同学，明天和意外谁先来？
你竟然就这样给了我一个至今无法接受的答案。

痛惜哀哉！

我的微信通讯录里，所有我们中学同学微信号名字后面都加着一串数字：5186，这四个数字代表着我们五十一中学 86 届的 100 多个兄弟姐妹在茫茫人海中，永远不会迷失。

无论我们身处世界哪里，美东美西或者上海北京，5186 四个数字一按就能找到彼此，温暖彼此。

因为，我们是同窗 6 年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因为我们都相信家元兄弟说过的，明天会更好！

亲人珍重，家元走好。

谢谢大家！

2023 年 8/13

追思家元同学

潘军 86 届

北京时间 2023 年 8 月 12 日的晚上，从初中班级群里得知家元同学的消息，一时间愣住了，不知道该说啥，该做啥，因为这是我无法接受的消息。

这个乐观、睿智、高情商的人，就这样离开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前几天我还在想，家元怎么好久没在同学的朋友圈分享下发表机智、幽默但却不乏情意的点评了？不想几天后却得到这样的消息。

我们和家元同学相识是在初中，那是在 1980 年的 9 月，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青春少年。我记得家元一开始是班委成员吧，具体是什么委员我忘了。现在回想起来，他始终是一个乐呵呵的人，乐于帮助同学。那时候同学间都喜欢起绰号，记得他的绰号叫“萝卜”，上海话发音应该是“老卜”。每次叫他“老卜”，他也不生气。他人缘很好，和每个同学都合得来，包括女同学。我们每次外出游玩，都会叫上他。记得印象较深的一次，应该是初中升高中的开考试后，四个男同学四个女同学，一起去长风公园玩，他应该也是其中一个。现在回想起来，青春年少的时光充满了了美好的记忆。记得他还是当时班里最早入团的人，那时的入团可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时候他家应该是在复兴中路上吧，离学校不远。我还去他家玩过。记得那是一间面向复兴中路的老式石库门的二楼房间，窗下的书桌上放满了学习的书籍教材，很干净、很整洁。

工作以后，听说他去了人保，好像还是单位里的团委书记。我还去过他在北赵巷的家里玩。后来因为搬家等等，联系就少了。

10年前，通过微信，班级同学又重新建立了联系。我很兴奋，马上和他通了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听得出那一头满是兴奋。后来四个发小还专门聚了一次。再相聚，当时的青春少年已是人到中年，但家元依然还是那个乐天、睿智的样子，言语间充满了机智和幽默。

有一次我去保险公司办事，等了许久还没办好，我打电话找他诉苦，其实那时他已经在诺亚了。他在电话里劝我稍安勿躁，“一把年纪了，火气没必要那么大”。这话我印象十分深刻，一直记到现在。有时生活中遇到发火的事情，到夜深人静时，还会想起他的这句话。

别家元

姜薛军 86届

家元兄，你可知道，我有多么多么不愿意提笔，用这样的方式来和你相聚；我也不曾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和你再相聚。可是，就是这样，就此永别。心，痛着。泪，流着。

就在7月22日，我们约好了上海的早上十点，通一次微信语音电话。这也是我们上次聚会后的唯一一次电话。你主动提出，要和我聊聊。现在想来，你，是不是有想讲的话并没有讲出口？我们聊了一个小时，聊生活，聊孩子读书。我从你的声音中感受到快乐和幸福，特别是你讲到自己孩子已经有了事业的开端，带着一丝甜蜜，带着一丝自豪。那时，我给了你祝福，看到你的现状，真心为你和全家感到高兴。

同学们都说，你，始终是充满了乐观、善良和稳重。是啊，当我有一些孩子读书问题咨询的时候，你会热心主动地帮助寻找资料供我参考，电话里还向我说说你的经验和体会。我深深地印在脑海里的，有两句话：

“好多年没有回上海，想回来看看父母，和我们一起吃大闸蟹。”

“圣诞节带着孩子到我们这里来看看，住在我家里，我陪你们逛逛……”

当我们挂断电话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如今，这，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诺言。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深深刺痛我的心。那是十年来的第一次的通话，也是最后的通话。那声音，刻画在脑海里，久久，久久不会散去。

其实，我们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中交集并不算多，学生时代的印象并不算深刻。但是，自从你得知你母亲是我小学时代的老师时，便有了一种特别的亲切。我记得你不止一次地转达你母亲对我的关心，经常会问问我的情况，我都会有一种被温暖的感受。在微信朋友圈，你经常为我点赞作评论，我们海阔天空谈各种事情，从来没有远隔千山万水的距离感。去年12月，当你得知我染上新冠，几乎三天两头问候我，了解情况，还给我很多建议。特别是，你还给了我《阿凡达2》，让我在手机上看看，躺在床上解解闷……

家元兄，我的好朋友，你是真的不再给我微信了吗？你是真的不再给我电话了吗？

我忍者悲伤，到处翻找，找不到一张我们同框的照片。可能，是因为感觉大家在一个世界里，这么近。可谁知，已成阴阳两隔。

我模糊着双眼，想看看你给我最后一条留言。定格在8月8日中午12点09分，对我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作了点评。要命的是，我转身忘了回复。这使得现在的我，懊悔不已。我知道，只要我回复，你一定会继续和我聊。那，便可成为一次延续啊。

讲不出再见，道不出永别。我能做什么？留住你的从容的笑容，儒雅的声音，真诚的热情，还有手机里我们之间的那一条讯息。

家元兄，你转身要走。我，轻轻送别你。

致胡群主

林立 86届

群主，您再也不能踢我出群啦，哈哈！可惜啊，我还想进群继续吵吵闹闹，多好玩啊！

各位同学，观众听众网友韭菜们好啊！

我们曾经一起享受过五十一中学数学老师的滔滔唾沫星子，一起陷入过政治老师的言之凿凿洗脑，一起听历史老师的神秘幽默故事（虽然他一直在骗我们）。今天，我们又能够在这里，一起怀念那位温和的老好人，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他美好的足迹。

回想起高中一起参加的摄影小组，简直就像是一场自由奔放的即兴喜剧。每次出门取景，家元总是能够找到那些看似不起眼，实际上充满创意的拍摄点。无论是一棵树的影子，还是一盏路灯的映衬，他都能将它们变幻出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到一个名为“学无止境”的景点，正在认真地拍摄，他却硬要坐在一个曲线的终点，自嘲地说：“人生没有终点，但这条曲线终究会结束嘛！”我们都被他的幽默点子逗得捧腹大笑，不禁感叹他的创意无处不在。照片最终效果不仅令人惊艳，我还因此得了个奖。当然，陶同学一眼就认出了那个“模特儿”是谁，毕竟摆拍的小心思瞒不过你。

2016年11月6日，那天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也是我们俩的最后一次聚会。今天，老川仍在竞选总统，而你却已经驾鹤仙去。想象着你坐在柔软的云朵上，俯瞰着我们这些还在人间忙忙碌碌吵吵闹闹的家伙，我敢肯定你会以你特有的幽默对我们说：“你们这些还在为驴党和象党的事纠结的家伙，放轻松点，人生本就是一场大喜剧嘛！”

让我们继续怀念他，怀念他的幽默和创意，怀念他那独特的笑声。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像他一样，用笑声点亮，用镜头记录，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与美好。

谢谢大家，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老好人同学，送上热烈的掌声和无限的怀念，让我们的笑声在他的照片里永不褪色！